存復齋文集

澤民文章典雅而
瑶致甚明獨惜以
書事掩其名然識
者不厭其多能也

自茲以往澤民當

豐於文而嗇於畫

可也

虞集題

存復齋文集序

朱澤民爲桐子師時以文墨故與予交三十餘年間得許道寧畫謁余塗抹適臻其能在仁廟時瀋王駋其才引對于嘉禧殿授征東提學以歸人不知其於鞭辟近裏尤用功也藝於聖門固曰小學之能事然以欲觀古人之象與夫繪事後素可與言詩者推之其於指畫之形有切近於書者聖人於藝以游而言儕於道德與仁而四之一以小物不遺動息

有養故耳況夫以山水言亦仁知之所樂者
於進而吾性也逝而不舍晝夜也為學為道
一以體其重厚不遷周流無間凡得想象而求
以似之何藝非道耶使刻意於文字不有以
載道而追逐於月露風雲之狀庸何愈於藝
成而下者此詩之國風所以出於民俗之歌
謠後儒極力無能彷彿也澤民績學而為文
理到而詞不凡下神會心得有妙於斲輪不
能以喻諸子者非詡詡以求售於人如凡近

一華也天下之物無影無形難以擬諸形容者曰惟風聲莊子噫氣之論一以可聞而不可見者之琴琴之調調之刁刁曰獨不聞曰獨不見貌出天籟一節子露無遺則亦深於文字者曰精於藝耳不然孰無一畫筆能神於化工耶澤民藝能而妙由妙而神神有幾於天若言之精若為文由精而超於自得則有酕天於無言者德藝兩忘道術無蹟神而明之亦存乎人澤民可與語道矣有不合天

人于一耶登峰造極風詠言歸聖賢氣象相與徃来於文字以狀出之山並揚休不無悠然於一見者姑将以為序

至正九年秋閏七月望後合沙俞焯午翁序

存復齋文集卷之一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秀輝校正

銘

延祐六年冬德潤以太尉瀋王見知徵入京師道經淮安得端石硯作硯銘曰

義哉茲硯乎而不砥方而不器涵文之英蓄文之粹識文之力養文之氣是謂筆墨之淬礪

心遠堂銘為張清夫提學作

人之虛靈秉彝好德一理萬殊惟心之則心遠地偏

靜德之履不遠伊迩繄心知止太湖之墕松溪竹軒

君子構堂孰迫而喧遠兮無垠六合恨眷心與境忘

張公其人

止齋銘為元亨之御史作

惟士之志北南西東匪動則貞悔吝吉凶是以君子

或息而止四方一室知止所履止孝惟子止敬惟臣

匪止弗安匪安弗臻渤海之原齋居拳拳服膺至善

止我勿遷

古鼎銘并序

至治二年春集賢學士顏哥識律得古鼎寘堂中且

諗朱德潤曰斯鼎形範歸元文鏤於雜其三代之製

歟德潤曰昔后王君公列鼎作有由自易姓迭興君或命之臣亦作之列食於家豈特廊廟今學士公温亮淳厚質直有容懼對向之饒銘敞考甫之三命寅畏小心承家之光迺眞斯鼎思古所作堅不變質文下飾華公則效之惟古是式匪玩其物前人作之公寔用之曷究先代請曰公鼎庶幾似之銘曰範金作器虛中央三足負峙奇耦張黃耳玉鉉昭文章華故鼎新止吉祥饕餮戒味早膏粱鐫鏤象形俾勿忘昔公先王平爻方豐功茂德佐世皇偉哉斯鼎今在堂對揚休命鎣尒章式僭祖考祀孔明請和鹽梅續馨香

壽樂堂銘 并序

至元十二年王師下江南時呂公浩叟以故宋命出使軍前持節見淮安忠武王抗辭不屈明年南邦混一宋臣悉朝于京師公與焉朝廷授公嘉議大夫淮東宣慰使仍賜金符玉帶寵慰其行公拜命以疾辭職歸臥吳中二十六年而卒初即虎丘之陰構堂扁曰壽樂且曰人生百年自古賢愚之士同歸丘隴其不朽者惟名義耳吾幸際天朝得完首領以歿將何望乎於是以餘資豐酒肴延親舊披圖玩史以樂其天年大德間公歿葬其地令公之孫濤求余寫其堂之景且徵銘焉德潤以先大父淮西之役於公為世

郭而濤又與德潤游乃作銘詩誦公之萬一云巖巖高堂翳其松篁山川縈紆厚公之藏公昔抗辭受命不欺南服忱衷来朝京師宏矣大元覆天浹寐勸孝移忠貴以列侯錫以衮裳玉帶金符順天受命歸休于蕓中堂有偪蕭寢孔碩来我友朋樂我親戚不衰不忘緊公之德子孫千億來世其澤

太守晁侯除運使銘

公田膴膴八百其畝侯之来吳民思其撫侯之去吳民食思饇鄉土異宜與叅聽之勿信小言小言或欺為政在官賦役在民斂之勞之高下俾均侯之運司邦境則隣凡此牧養孰非吾人匪嚴弗威匪寬弗安

寛以字民威以戢姦失此其中蔑事則艱凡百有政

古式是覲

教授廳銘

漢之校官令郡文學典教泮宮横經師帷吳邦之風

思魯一變律己以先庶則人勸言慎行脩乃式乃矜

勉茲古訓庶列槐陰

道傳圖銘為柳待制作

粵稽先天孰玄孰黄人文既闢圖畫乃彰繼善成性

由陰與陽維彼先覺純一惟誠行在天下言在六經

如憑推類一唯惟曾何莊之辭土苴緒餘奚荀之辨

指禮為儒聸復日月云何其躅高山景行庶幾在目

同初銘爲同同待制作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制有定其象可模僉彼厥初同此一善太和抉圠庶彚萬變山川草木發生於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魏伯禮濂源亭銘

漢中之丘濂源之汜左眄終南右環沔水有美一人結亭其址竹樹紛披烟霞綺靡宇宙中和襟懷粹美濂以溥施源以知始書盈架牘酒在罍洗山迴亭君子所履

武夷山銘

元氣孕物武夷秀偉石結群象雲行雨施玉女峰高

蒼屏隱翠有祠首屋徽国所祀學究千載道濟斯世
念者濂洛有開群蒙不有朱子學傳孰[illegible]剖纖悉
理窮孰通九曲迴溪山高水深明月當户清風在林
溥博淵泉以慰我心

江浙行[illegible]右丞岳石木公提調海漕政績碑銘

至正四年春上命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右丞岳石木
公摠督漕事于矣遵舊制也于時岳公既來漕府長
佐賔屬咸在公曰海運國之重務官有定制事有常
程尔皆能職矣又將奚言然而上既付予以綱領其
敢不夙夜在公敬承乃事汝惟昔勤于官用選在茲
漕有良規汝擇其長來告予其從之有愜于心不順

乎民于其除之衆咸曰嘉言若茲敢不聽從公既視
事併占甲户〃俟官給直爲脩墻纜覆梢矴之費者
卯預期弁之促從容完葺毋迫期若且其春夏漕官
督運夫襄粮裝載巡視舟楫比歲例探籌按鞫益嚴
至若鉢斛之量倉貯有登升聚斗之費運舟有水蒸
日曝之虧澔府以是與諸郡歲常抵捂公使各驗所
損量得其平初公至吴有司雖穀一皆弗受及抵崑
山次舍見供張重疊庖饍豐美愕然曰此非民力所
致乎郤之弗顧所屬化之悉從簡約歲兩運卜吉每
先期祀
天妃於郡城崑山路漕廟所官屬具集公帥執事齋

後宿廒下周眡滌濯脩賞逆柱奉犖享神之豆五鼓樂既奏公率掾屬漕府官以下恪虔致禱拜興肅然罔敢怠譁由是兩運既發海無驚濤舟行如履坦途於乎自海道通而東南之漕運日益若京官廪禄朔方軍儲燕民足食咸仰於茲五十年間太倉之粟紅腐可謂盛矣然往年漕期或停波沸騰變異百出而公是行也政平事簡粮艘具達于直沽盖所謂天神祐其誠漕府贊其義有司憚其嚴民庶樂其惠又能慎終如始則其休績可不勒諸金石以永其傳乎公自初筮仕部郎官歷省臺幕職尚書兵刑部集賢學士兩臺治書淮西廉使參政湖廣留守上都行宣政

使凡二十一遷兩浙江浙右丞則公之素行不有偉
度長材以获知于朝廷者其何能若是乎是年漕粮
為石二百六十四萬餘舟為載一千四百有奇夏五
月漕事畢公還于省吳之屬司郡之民人懷德不已
乃俾德潤為文記其事且為詩以歌之曰
東南漕運歲集海邦官董其直力役其氓府長有屬
惟時發遣國有常度孰揔其章帝命省臣俾提其綱
惟此岳公克盡其良如機運軸一轉百翔漕夫既來
仰給相望公則先期付幣葺航江左列郡廪貯其粮
漕舟往載官吏具張俾各投鈞毋辭遠方鉢斛之較
俾平其量次舍重常公辭弗當有司奉宴公謝弗遑

歲吹天妃牲牢我將式轉其誠齋祓稽顙焚幣于庭
齊酒芬芳神顏來歆錫祉禳襏飲福燕喜鼓鐘喤喤
始時運夫貧官之蹟婧笑出沒習水登檣或繫其後
鏞歌傍徨令欣而謳如履土塗曰公惠我保我家慶
曰公福我于艘華航公[illegible][illegible]故神在我昌廠明啓舟
公餞于艘檣烏北指鱗鴻[illegible]火決公曰漕官勉亦是行
國有大順毋憚海洋萬風送帆海波不揚天此効靈
百示助祥綢此漕役既達于京京有儲積式以又康
懷來之思歌矢弗忘刻諸堅珉以示久長

賀夫人阮氏銘詩

淑慎和柔是謂婦德慈義忍訓是謂母儀惟此識德

天人有之式婣其哀子孫蕃滋浙江東來雲山披披
政下是宜我作銘詩歌以此德詵詵螽斯

肅政銘為趙宗吉氏僉作

維天有理紀民有彝導風既斷禮義乃獻爰立王度
教之治之肆牧屬羅臬司是規維此分憲百司綱維
明以燭遠聦以察微民曰趙公來撫我羸疲瘵無告
趙公是咨庶政宿弊趙公是神姦暴作慝趙公弭之
民瘼既恤趙公去之惠此南国民將歌之

知止堂銘

人生而靜動乃其機行必知止履則弗危斂焉退速
定乃神怡安而能慮止故弗移事物既接众情交攻

不有知止孰究始終猗欤馮公克踐其實揖堂指廟進退惟式左圖右書玉昆金友出則奉公入則善守高堂巍巍誰其凴師曾思心傳其追庶幾

淳雅齋銘為杜堯臣作

元氣絪縕萬物化醇人惟至靈心德曰仁中含太和雅素合真含哺鼓腹朴朴而羣有赫帝治陶匏結繩禮物始備元酒大羹孰為犧尊下撒其樸孰為丹沬不素而斲民澆俗漓世競抵欺朴素不復言淳行違賢我杜氏世德之美淳以性天雅以正始仕優則尊力敦其勉質之素之匪石弗轉

高德基太守善政銘詩

大江東南甲郡惟吳國賦歲夥民生所務三農食力終歲艱食不有賢守孰恤其瘠亦有戚里官寺陪祖民沒其胥里胥助輸商稅榷酤百役具將不有賢守孰寬其償維此高侯傚漢名杜善緝其民以承令譽

金壇縣尉廳壁銘詩

金壇之圻寔邑所治高君作尉來撫瘡痍先令後罰聽之信之弗使餘渠熏耻是蔚凡此諸政克念在茲宜惟尉邑作邵無幾

四言銘詩送高文海秀才游京師

惟士之生桑弧蓬矢志在四方動則以禮彼吳文海有嚴父師幼學壯行惟此其時京師之陽河水泱泱

送子行過觀國之光京師之邑多士雲集頤子擇游
謙以受益恒非貴勢勿諛以趨華侈宴樂勿蒸以愉
徐行弗顛慎言靡悔矢詩不諼歌以贈子

資善大夫中政院使賈公世德之碑銘

皇元混一區宇際天所覆罔不臣服于闕尤先效順時則有若不花剌氏以佃巧手藝入附從置和林又遷於西京朝廷設局院官曹以領之今資善大夫中政院使賈述丁之曾祖洪城公寔在焉公諱馬合蘇以天文之學獲知于朝不屬局院領中統初親王阿里孛哥叛公與其子撒的迷失隨官軍相畫有功詔賜急馬的金至元十七年國家建北城屯衛撥公

夫長及洪城公病篤呼諸子謂曰吾自內附以來心懷忠報未竟所懷汝曹勉之命長子撒的迷失居京師充禁校次子哈散襲百夫長季子烏馬兒番卒撿的迷失即今資善公之祖也至順中以資善公貴贈咸陽郡公生一子諱阿合麻即資善公之父也亦以子貴贈咸陽郡公年卌二早卒夫人阿魯溫氏生二子長即資善公次曰間間仕止集賢院經歷一女適翰林待制軋哈麻咸陽公歿後夫人守義不移哈散等嘗有閱墻之侮夫人辯甚直朝端憐之白成宗皇帝得璽書護其家且勅其子執經太學後亦以資善公貴封咸陽郡夫人初資善公以李村固丞相奏授

大都丞相入宿衛至大中授尚服院長史再授利用監大使京畿運糧提舉河間運判集賢經歷俱有能聲蓋咸陽郡夫人嘗訓以事上忠律己廉撫民仁以致公之顯貴焉學士楊公德方作錫類堂記以褒之泰定二年公拜南臺監察御史即言出使官三品以下止給驛餉一名以蘇民力天曆初拜內臺監察御史言為人臣不可僥倖蒙古翰林院官曹數請璽書護持乞追還官不得再請又言官買民物不許減其價常直京城耆老舊設五十名近五門南城續增設一百名皆富商托此庇役乞止仍舊朝廷皆從之至順初出為山南廉訪副使至則首平民役俾置文簿編

次以千年週轉甲者先之乙者次之時歲饑公[illegible]
[illegible]入行移官鄉賑濟疾病者命醫視之存養者[illegible]
[illegible]遷户部侍郎言歲和糴[illegible]
[illegible]三萬五千定又以造鈔局民貧人給[illegible]一疋
遂令行之是年朝廷以公材幹有與民之訓旌表曰
貞節之門後太夫人壽至八十公再陞左司郎中至
正元年拜户部尚書言為國當節費養民乞停不急
之務及造鈔局再遷河東憲副中書請復公為長蘆
書加授中奉大夫公以兩京供需煩民官給鈔本界
之居庸北洪贊地及狼山土墓燒米店民病遠汲公
首捐己俸二千五百緡復請於官得給錢鑿井居民

便之翰林揭公曼碩嘗銘其幷三年陞中書參議詔
賜雲龍金帶四年轉宣徽同知旋授資善大夫中政
院使至正七年國家以軍儲之重起公爲海道萬户
府達魯花赤公至之日斟酌權宜盡轉輸之道九年
又起公爲江西等處茶運使將行矣使謂德潤曰吾
家世忠孝盡瘁事國則以于闐之丘隴未有以彰厥
祖考者子盍爲我紀其實而銘之於寺古者有功銘
于太常世其任子今不花剌氏來歸王庭效　夷險
止於屯衛長獨資善公以毋氏之比克勤政治爲府
名卿豈不偉歟而德潤托知於公者素矣義不敢辭
乃書其祖代且顧公益勵前脩以永世德焉銘曰

惟不花剌氏来為王臣咸以巧藝或織或紋曾祖有覺通天文學不墜藝倫平叛有作宿衛之伍寔為公祖盡瘁小心靡有蹇迂父氏蚤世賢母守義訓子孝忠俾學而仕公既顯貴允釐庶政列於名臣錫賚有慶惟忠為臣惟孝為子尚勤我公終世其美

君子堂銘

苞蘗之卉拱把之木豈若尚氏堂髙樹竹君子虚心卑以自牧君子厲操節以自勗載歌衛詩惟彼淇澳挹此歳寒温其如玉

詩美丁誠之經歴書端之婦

欲縶者駒伊人之來食彼場苗懐此恵政豈無甫田

力民代食千倉既盈十庾惰復服犢有牛荷耒有農農歲艱食積者如墉焉得賦均同隰同畛莫匪王土分惠其貧

衢州白太守善政銘詩

猗歟白侯牧伯之良善緝其民底于樂康初攜之人困於賦役稅者倍償勞者弗恤民飢而歸無隙可逃侯曰均役毋重其徭等甲之殊驗力以敷遏強撫弱養老慈孤民教而勸吏勤以藝居者樂生逋者復業帝曰守臣惠利我民寵錫其章來帛來麰祠山蒼蒼善政遠揚我作頌詩俾民勿志

櫟壽齋銘

飲變而禧雖文而翳杕為身累也豈惟木與人小年非菌少年非椿樸之壽也食吾真

自警銘并示方山弟

人生百年今其已半難得者親扶持患難富貴貧賤莫非命運君子脩身克己安分愉以處家勤以治生勿酖於酒毋肆其情勿逢人短毋矜自能出言慮後窒欲防萌勿以毀怒毋以譽歡毀或造言譽乃佞端克寡憂戚庸玉汝成敢告吾弟兼以自箴

麓山圖銘為乙顏子中憲僉作

六書之數二曰象形刻諸鼎彝揭之旂旌用昭憲度以節禮刑去古既遠風嚚淳漓政繁法夥民情愈欺

侯伯郡守字養或屬爰陳臬司俾紀其遠我乃大夫
忠厚而威繡衣按節僉憲南陽令肅政成百度惟清
作此好圖以代勒銘

府判銘為馮進道作

府判貳郡古曰郡丞方題別駕車列屏星姚崇佐揚
政條簡肅元忠揔洛褒權憚伏祠川之陽靈山蒼蒼
佐治通守宣化府堂馮君蒞政廉直不欺惟古是則
姚魏其師

李加訥左丞祀海神銘

維誠感神維忠報國祀神祈民穆然興懷公昔在朝
紹紵爲目及副憲政采惠南服禱祀海神下補坤軸

長驅坑魚民獲安居有懷令德頌聲載途吳山岩嶢浙水縈紆民歌公功與石弗渝

石几銘

端溪之石質堅理密琢為直几可憑可拭朝覲日揚弗教息請日省吾過憑几而坐毀譽相尋禁辱危機登高自卑損者益之日省吾私憑几而思

壽域銘為吳思可左丞賦

大哉壽域仁基義垣東序養老西郊尚賢政教之澤洽於人心天地覆載日月照臨皇建有極寧民燮理五氣斯順四序時順雍容吳公荷帝之錫五福具來好是懿德式訓忠孝貽謀子孫頴嶷令聞佐國福民

岡陵之壽松椿之年戩穀永昌如此頌言

雲屛圖銘爲秦元之治書作

天地布氣陰陽潜幾爲豐爲瑞六出霏霏山川琢玉草木成琪乃卜有年乃歌衛詩四時順序休徵攸宜曷特雨露膏之沐之譬彼風雷亭之毒之君子設教萬夫是依愛之養之誨之勵之肅若煦煦降當其時曷此秦公庶幾似之

生生堂後銘爲豫章胡伯雨賦

天地成化仁心生物萬變一理維誠無息五行殊功二氣資體動靜互根剛柔有終始元者壽長生生相續繼善成性中和位育仰彼先覺有開我學圖書之作

萬世永功

周淩雲思親圖銘

孩提愛親天性之衷爰失怙恃所思無窮問之前人曷棄其族今田復完食祀嗣續思親之里雲水疊壘思親之子克世其美中田有廬貽謀有書太史善志以永厥圖

萱壽堂銘

大椿之年比黃耇喬松之齡宜爾後昆若孫孝子搆堂孔昇班其彩衣進其酬酒如萱之忘憂以祈壽母

希遷齋銘為李一初提舉作

秉彝好德惟心所役過勿憚改乃協厥中賢哉衛遷

克己實踐進德之功老而不倦希之者誰曰惟李子寡過未能式念在此湘南之壖有齋隆然茂以草木蔚乎山川居焉有圖學焉有書希遷真積俾復厥初

太守師侯碑陰銘

賢哉師侯弗猛弗欺抑彼殘暴撫茲瘝疲民懷其德久若渴飢頌吉載石如師侯治後來太守視此作碑

存復齋文集卷之二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彥輝校正

王京路承天寺藏經閣記

維至靜可以感至動至寡可以合至多至無可以名至有此物理之自然而人有未之覺者故佛氏居深山窮谷而土木其形骸焉為其飲食初無求於人也而人見其土木形骸而感焉為飲食也於是有緇廬而舍之者捐衣而衣之者饁食而食之者由是至靜至寡至無皆轉而為至動至多至有而人不覺焉方其

深居靜默自寡言至於無言一佛氏也自一言至於萬言亦一佛氏也何以哉見其人之趨慕之來之多也始以利益扣之佛亦以利益扣漸而隨問即答如國王如長者如居士等以至若皆雲集而問答愈衆其辭愈多乃至演為五千四十八卷也其書自漢魏以來由西域而播於中漢由中國而播於東土則三韓之人建閣以藏其經者是也所以奉其教者比中州為尤盛又非特結廬捐衣鉢食也至治三年高麗王京大承天護國禪寺因其佛殿之西芟荊築垣讞木運甓役不計工用不計直棟梁翬飛金碧炫耀爲藏經閣者大小共十有三間自屋楹而下列爲輪

軸而棲匭於其間藏經至三藏焉嗟予聞之佛嘗以性命之宗究生滅法自有言至於無言自不以言至於不以無言則五千四十八卷之多為有言耶為無言耶為不以言耶為不以無言耶以藏經閣之宏且麗也為妙莊嚴則生而有相者耶抑滅而無相者耶然有無生滅之道人能覺之而不為有無生滅之迷者抑有其人焉抑無其人焉泰定二年春三韓比丘善謹來求予文以記其閣成予欲無文而善謹求之至懇之切故不能無文而以至靜至寡至無為佛氏之功用以無言無相為性命生滅之理書於藏經閣下善謹歸而刻諸石雎水朱德潤記

凝香亭記

大元一海內列郡縣梯航萬里咸以驛遞傳達且建候館餼餉相望於道以待使客敬上命也姑蘇驛遞南接行省北抵大江東南貢賦幷兩浙閩海之供悉繇茲道是以送往迎來歲無虛日大德間郡府葺其舊館適民役告勞工弗克固距今二十載風雨摧圮無完客所元統三年秋太守張侯正議顧以賓館春秋所嚴盍繕完之而慮民力弗給乃爲倡首併率諸僚佐捐俸以備工費雖一木一石一磚一甓躬自指畫故工役相資材物就聚民不勞而事集自秋踰冬凡四閱月而館成乃於其北築亭爲使客休息之所

仍得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李木魯公題其扁曰凝香因唐刺史韋應物詩意也亭之傍栽花植竹曲闌迴檻縈帶左右墻垣高峙窗牖翬明當為浙西驛館之勝蓋昔人所謂凝香者刺史之燕寢也今太守則躬處卑隘以昔人所云者為賓所焉太守故佐命功臣濟寧張侯之孫也聽政之暇與民休息今寔以天子之使命惟重迎勞惟謹是營斯亭夫使客解鞍停棹登高望遠聘泰伯之舊墟訪館娃之遺跡來游于斯息于斯飲食于斯則凡暮至晨往者寧無願惜之心乎太守既俾僕記其亭之作矣仍為之歌曰

吳山壘壘江水瀰瀰作亭于館太伯之里太守燕喜

執竿莫洗餞天子使石湖粼粼橫山峋峋惟此使客
執轡侁侁如公子扎萬國是賓或貢厥篚汎汎楊舟
來觀于亭載歌載游謂此太守賓礼孔脩經之營之
教之食之匪教弗勸匪食弗遜百尒來使視此銘詩

石魚亭記

至正元年冬理問和侯九思治地於杭西湖之集慶
山上崗面陽石老泉清杉松檜梩交摻于上蒼藤碧
蘚蔓聯聯于下工役之始銚乖既舉钁深九尺許得石
鱗光如魚昂頭掉尾有躍禹門鼓北溟之態土工不
敢私有亟進於侯侯曰吾方鑿池置魚而石魚出豈
其徵兆於是鑱石剔土疏泉瀦水置石魚於其中仍

結亭其上環以竹木軒窗丹漆磚瓦吾黔嘗與客遊於斯亭觴詠莊前幽靜林木四山圍繞雲霧翁鬱石魚於泉湫是可樂焉雖然魚介鱗之水族其大者為鯤鼓浪成雷噴沫為雨乘長風一躍萬里蓋非方池圓沼之能畜也今移形山石毋乃易其性乎噫余知之矣侯少勤敏及官理官廉約有為方賜進用而輙以來山釣水為事茲石之出豈非湖山之靈托形象於變化以遺吾子季何哉狎於情者情其志安於小者忘其大此君子所以寓意而不留意也歟吾丙穴之嘉魚浮陽之儵鮇亦麗於罾罝於校人而已曷若是石不隨釣餌不為腥腐有飛騰變化之象九

思觀於茲而思其托風雲於高遠者則他日之所就又豈非石魚之感屬耶書以為記

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於乎通之大明也維徽國朱文公生於東南道之復明也維魏國許文正公生於中原蓋文公歿十年而許公生二公之學相距四十三年而傳相去數千里外而合一旦得時行道以濟斯世豈非天乎初文正公以其學講授於魏郡壬寅歲始詣蘇門因左丞姚公得程朱之書於江漢趙先生遂一變舊習精思默契篤志力行為時儒宗中統初元以竇大史薦應詔入見至元七年拜中書左丞八年授國子祭酒講授國學

其後弟子繼嗣鼎鉉四方學者咸知宗朱氏之學其於贊治之功豈小補哉至正二年天台陳君仁本以文正之學播於海隅即慶元府治之東攜祠塑像列於學官將以春秋專祀於公而又以姚趙二公合食於堂然歲設教養士然而廩餼供張尚未完也三年喻浙右泛二江游金陵以需成於臺端可不謂有志之士乎今陳君得請將還迺作歌詩使歸以祀公歌曰滔滔海涓巖巖官祠冬曦夏薰煮然來思昔公在朝佐聖濟時闡教燕魏入矩出規江漢之滸公學之緒姚竇交游程朱傳註始時國生質朴而武今文以嬉周旋拜舞相業將略公之薰漬邦範國紀公之猷

事公祠于南䡄敢不欽或謂海邦祀其奚歆蓋公精
誠布於異俗皎如日星何幽不燭夷風感化列於編
氓奔走慕義來瞻公庭林風山月神思洋洋簠簋在
筵我歌孔揚

劉大本拙菴記

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知周乎萬物者人也其林林
揔揔日趨事赴功以樂其生者人事也中世以降民
風嚚澆變詐百出故賢人君子或晦迹巖穴忘情軒
冕或問如不知或犯而不較往往以高節邁世而立
言於不朽者有矣若古之辛甲鬻子下逮長盧王狄
其言則本清虛自守界弱自持至老聃氏則謂大巧

若拙而陰符亦謂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也蓋所謂古今善處世者矣劉大本居淮之陽𢇁曰茸茅茨堵垣墻築室為隱居計仍以拙菴自號且能謹於事物之接也豈非善處斯世者乎予於是而有感焉嗟夫聖人俯身立教凡所以處綱常而不惑者納之於中而已毋使過焉毋不及焉即父子而父子之道親即君臣而君臣之義定即寒暑而寒暑之歲功成即窮達而窮達之天理得凡所以虛靈應物而不窮者若持權衡然不失其正而已又豈以伏藏之道存乎心哉茍伏智焉藏巧焉則事物之接而觸吾心之是非得失者不得以直道遇之也夫豈真誠之謂乎夫豈用

拙之謂乎雖然人固有質而不文朴而不巧者則亦勉之於彬彬君子之道而已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蓋得其序則安矣劉君以拙名其菴慕古人之志欲行古人之道居是菴也其必有擇焉書以爲記

卞將軍新廟記

至正二年月　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許有孚言故晉尚書令忠貞公卞壼之塋廟在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南偏歲久祠宇不治考晉史載公之忠二子之孝昭如日星後世仰慕而使行道之人過其故祠顧瞻咨嗟有不能釋然于懷者若無以

與葺其廢對植其高則將何以表章其風烈而懲勸後世哉欽惟今聖朝追崇古忠賢之祀與有司禮文具在其可弛諸縣是臺臣咸是其言俾集慶守臣請於江浙行省得官出緡錢計一萬五千而更新之仍移文永壽宮主者虛白先生陳寶琳總督其事有司闢地度材命工計直擇以　是年月　日禁始至正四年四月廟成先是延祐之初寶琳之祖稽公欲倚之而弗果至治間官葺之而弗固今虛白先生自始督工及終經營輪奐之美無遺錙銖故工不費而完好廟當通衢東西植兩坊題曰忠孝前建三門繚以周垣夾以兩廡衢道森嚴廟室中起以奉忠貞公之

像而以劉將軍趙鐘侍中雅配享公之二子盼盱俯
食後崇寢室則裴夫人主之官守宏麗軒窗聲明是
以聳觀聽而發遐思助神靈於既往啓忠孝於方來
於國家勉勵臣子之意豈不偉歟初忠貞公在晉室
廉潔直不肯苟同時好時則慕王澄謝鯤之放達
公厲色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嘗觀東晉之衰敗
於前玄僣於後豈非禮教廢而然哉蓋公之明著
龜衡鑑不待蘇峻之禍而先知矣獨惜王庾諸公不
能聽納其說悲夫自公之沒後六百餘年南唐建忠
貞亭徐鍇為識又百餘年宋葉龍圖清臣刻石表墓
又五十年曾文昭肇記其祠堂又十五年胡忠簡銓

復記其廟世代之移而諸君子之題詠疊見於前後則亦豈無意於當時也哉大江以南金陵為東南之要領行臺為諸司之儀度其忠臣孝子之出於今日亦藉新廟聞其風而作興者則亦豈無望於耳目之臣哉僕既述御史許公興墜舉廢之善而又以嘉其褒旌勸來之義為文以記之矣仍作迎送神之辭於左使歌以執籩豆庶與聲氣之達於神明而獲孚感則又可以佑民物而介繁祉也然則有國有家者非忠孝其何立乎掌廟事陳虛白先生凡歲時致祭晨昏啓閉香火之嚴祇奉惟謹且將求卞氏之後以承其傳焉御史臺官及有司執事者之勞併載諸石其歌

辭曰夏屋兮丹楹蓀壁兮蘭房組羅帷兮玉瑱蓺芳馨兮盈堂肇禋事兮孔明駿奔走兮蹌蹌列鼎奏兮毛炰胾羹陳俎尊兮殽蔬桂漿神來歆兮蕭陽[illegible]神上升兮雲茫茫饒山崔嵬兮江水央央錫純嘏[illegible]祚我忠良風雨時兮豐年穰穰福生民兮壽而康

成慶堂記

人事之可慶者孰爲可慶今夫居高官享厚祿子孫盈堂是可慶矣曰未也長材藝多名譽功高於時澤下於民是可慶矣曰未也家千金食列鼎從騎是使令是可慶矣曰未也得將行事賞罰由己於役畏服各承其意是可慶矣曰未也然則孰可慶曰有慶焉

非是之謂也晏子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是可慶焉人莫之繼也王君孝誠昆仲五人有宅一區居海濱之原奉其八十之母愉色婉容克盡子道雍雍怡怡伯倡季和庭無間言以故人稱其孝里有窮乏則力賙之多所不較歲常以南方漕舟集於其處漕人去家萬里遇有不給則假之以濟其急以故鄉服其義蓋其父善甫發二十有五年矣嘗以敦睦為家範而諸子克遵遺訓茲非所謂可慶者乎嗟夫今人處富貴之地父母在堂伯仲成列有不能協于家者矣而王君守其家法內則以親外

則以義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唯恐失墜此非所謂
成慶者乎雖然余聞之二憲競爽未足多也必若曾
子之色養閔子之友愛其可法焉長王君名聚字彥
誠次名榮字彥忠美字彥敬福字彥德彬字彥文遠
求余文記其堂扁曰成慶且爲之銘曰海津之陽聯
如通都蔫此王君克孝有楨怡怡家庭禮順色愉子
孝其母婦聽其姑鄉稱其惠漕德其周嘉言或從善
行肯脩堂廡周匝先訓[illegible]謀成此美慶後昆是道

遊江陰三山記

余嘗遊名山未嘗不冀記其勝江陰去吳百八十里
不聞佳山秀水之名至正丁亥冬十一月既望因求

嘉通守余公懋兼約為京口之行余公追舟行速僕舟遲不能追也遂自無錫之北門數里大石橋入過水村漁浦野田荒墅草木枯謝舟行六十餘里至青陽鎮始見酒帘村市客舟駢集又十里至佗村岸高丈餘河流灣曲若蛇蜿之勢始抵江陰州治晚謁翟仲直州尹夜宿杜橋岸下明日西回登覽高丘則東瞰長江南連吳會頃自灣河過佗村而北皆美田沃壤斥堠相望迤邐青山迎棹樵歌牧唱相與應答舟入迴牽沿山前小河而行村墟相接岸柳交映兩山之間浦溆縈帶北通江口地名石堰既而舟轉岸曲板橋為梁即三山塢其間民居輳集屋瓦參差稍結

堆委連衢比巷如墉如櫛風俗熙熙翁呼兒饁婦餉姑汲牛羊在山犬豕在圈烏喋于林鷄登于屋藹然太平豐稔之象若古朱陳村焉其山皆不甚高峻而松篁蒼翠石磴丹壁或頫然如屋或頹然如虎蹲然而湫林然而壁少焉却出山嶋有橫山在前野田開谿水港瀨寬詢其地則常之晉陵縣界於是竹人鼓棹雅子扣舷風帆二十里抵官塘湊市橋而維焉嗟夫一元之氣融結於亘古𢑴氣於山澤而有孕靈育秀僻在荒陬不經名賢遊賞遂寂寥無聞江陰諸山是矣余不識澄之雁蕩若吳之靈岩常之惠山迨不過是惜不得與德彙同爲尋幽討勝之辭而品題之

且舟中傲佤覽之末詳姑書以識歲月

聽竹軒記

造化之理動靜鳴寂互為循環方其戛然有聲者動也寂然無聲者靜也然戛然而鳴者靜之復也寂然而感者動之機也是以人之聰發乎耳而後戛然之鳴入於聽物之聲生於激而後寂然之感通於我聲之戛然而調調之刁刁者無形之氣也然其行以調調而刁刁者激於有形之物也番陽余君大易築室於京口乾元宮之傍舍種竹環繞朝聽而戛戛焉莫聽而戛戛焉甚以為得聲之自然者故扁曰聽竹軒于於是感于君之托於物而聽也因試聽之則

竹聲托於風者也風聲托於竹者也而風與竹又托於人之耳然後聽竹之聲與聽竹之名有所託者斯也由是知形聲之相托動靜之相感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草木乎余君然子言書以為記

雲龍山石佛寺記

徐州之西十里有雲龍山焉山之麓有寺寺之岩有石屋屋高可三丈許其中有石佛像突然而起可二丈許東西北垣皆因其崖石鑱為小佛可千像許土人相傳宋武帝微時常憩宿于此有雲龍旋繞故因以名焉武帝既貴州人皆來羅拜屋下焚香而祝願之歲以為常至梁天監中有僧來一居其屋遂神其說

為裝鑾之像此石佛之所由鐫也自而後歷陳隋唐
五代宋日增月累以至於佛之多而寺之所由建也
至今州人有祈願者猶從工鑿像以為因果之祐間
寺僧妙果積介華之供於是殿宏其材營緝其　此
寺之所由新也至治元年夏德潤自京師還過徐遂
登而觀焉東望則彭門之保黃樓故基西望則項羽
所築戲馬臺也北望則九里山長坂大河界其中南
望則嶧陽泗濱縈帶左右山川如昔而人稜物換久
矣予觀石佛之興於晉宋而鍾靈聚秀於茲境者詎
知非前代英雄之遺烈乎世代旋移成壞毀滅之相
尋而石佛晏然如故則又詎知非佛氏之願力堅久

者予日既乏德潤将歸好果求予書而誌於石是歲
四月六日朱德潤記

靈壁石記

品物流形於開闢之初而一元之氣鍾感於精英粹美者非特一木一石也靈壁石産於泗水之濱質堅理密形秀色潤上世嘗以之爲磬則五音相宣律呂調暢其渾然天成如岩如巖者則又昔人之所貴焉至正六年秋客有從汴來者以十二峰見遺其澤如髹漆音如金玉大峯巍然中特若尊者居之而後兩峯若護衛之又旁兩峯若輔翼之右一峯拔出若賓對之下兩小峯若隨侍之左列四峯若拱迎之中懸

一竅則若洞天異境可望可即又中界一谷則若下通迴溪可濯可湘背負以沙則蘊涵凝滀之初璞也其玄光玉質粹然如可親暱然如可敬則又形容所不能盡者豈非精英粹美之石乎予於是置之座隅於賓朋談笑之頃飲食讀書之暇皆得撫之摳之觀之翫之雖彭蠡之落星平泉之醒酒自謂無過是矣嗟夫世道之移君子之精英粹美而可親者則又因毁譽以疑其行材名以來其忌而凡可以狎而玩者小人是已又豈若茲石之美似君子哉雖然吾儕之同遊或能以愛君子之心如愛石久而愈敬則又非世道之能移者矣書以為記

遊靈岩天平山記

吳郡之西為湖泉為江獨靈岩天平為山之勝境予昔陪宋尚書誠夫來游距今十有七年矣其山巒林麓陂池之美著嘗覩記而未能再覽其詳也至正己丑春莫判簿顧君定之毗陵潘子儀曾德文翁子為山行於是買舟携具於城西之楓橋入過雁蕩先抵吳安山下即棄肩輿行二三里至觀音山有寒泉二字鐫於岩石字皆方丈餘又行抵花山撫蟠松還宿行福精舍明日復就肩輿由吳安山左度天平嶺瞻文正范公故祠喬木森茂異石林立轉過野橋村店山迴澗曲樵歌牧唱相與應答以翠微空曠之間里

入所謂雞經山禹手谷者突然乎其左琴臺巘羊腸嶺若亢然浮遊而迤值上坡陁經犖确曰觀音峰曰猿愁嶺皆陟險攀緣而上直抵靈岩山永祚塔寺後迴望諸山皆在其下萊畦麥隴蒼黃相間入寺觀八角井步響屧廊陟香徑登琴臺予足力倦踞兩親而止迴撫偃松倚盤石坐遙空闊南望三山環抱即太湖之洞庭山色蒼茫湖光鏡淨眺飛鳶於木杪睇雲帆於天際於是臨前軒濯浣花池寺僧揖予於小亭而憩焉詢昔遊之記則已刻於五至堂矣衆客舉酒相屬倘佯久之皆步出前三門有亭翼然則陸象先之所嘗遊息也故刻象先二字於扁即由山徑尋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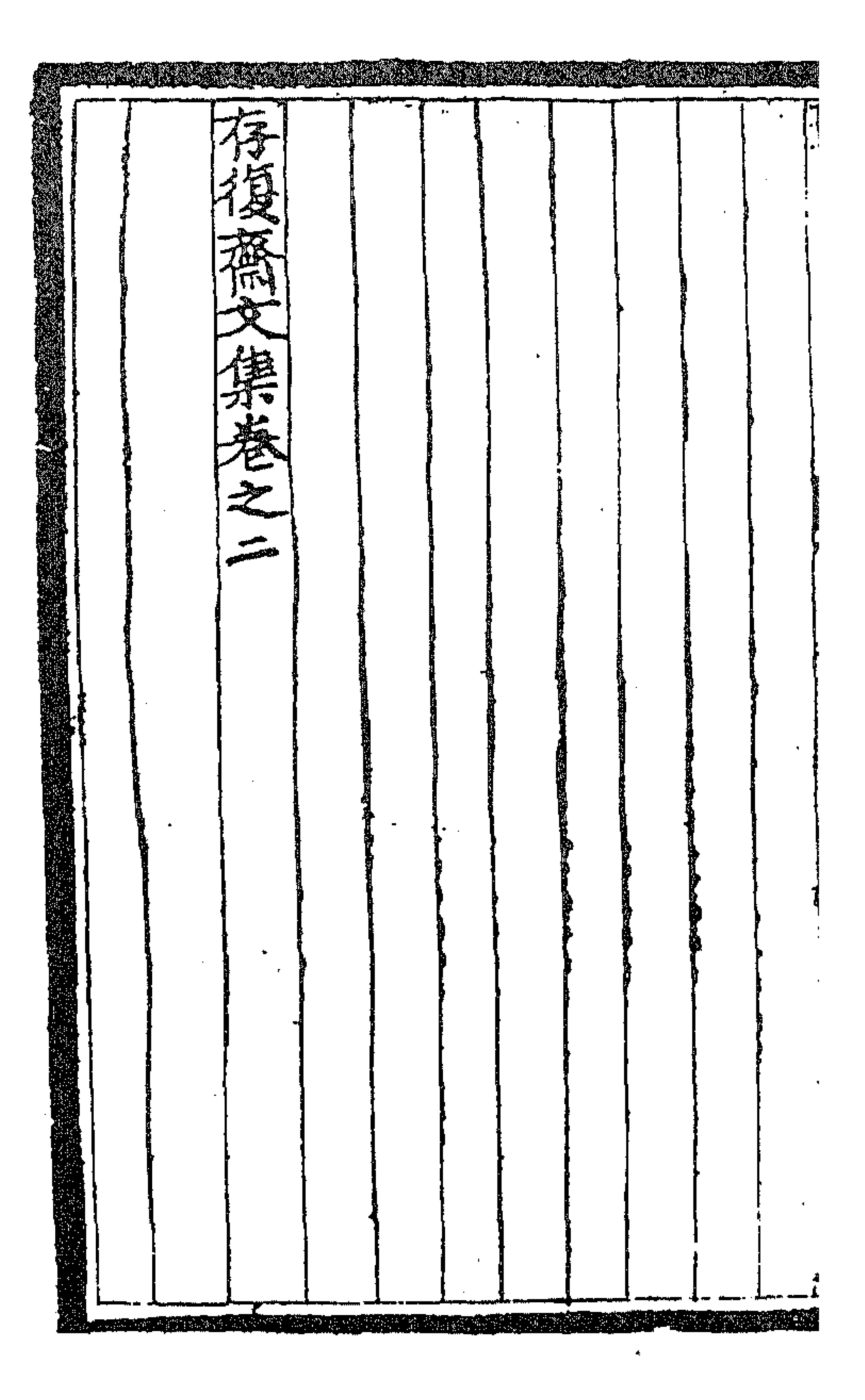
西施洞則古佛石像在焉遂緣山而下路兩傍松杉陰翳蒼藤如虬蜿鳥聲閑閑遊人交踞真一時之佳致也乃躡山而歸復抵天平之白雲寺入拜范公祠下出則日色已晡烟光黯淡諸峯如人立如戟插如筆卓如拱如揖如迎如送皆天造之巧也僕謂定之曰人生聚散之蹤來不可期去不可追矧歲月奔馳一俛一仰悉為陳迹物是而人非者有矣今則天和日晴川朗山秀心開而目明意適而情暢有朋儕足以倡和酒肴足以獻酬詎知非它日之觀美乎則斯遊也不可以不記至正九年三月廿二日朱德潤記

舒[illegible]堂記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此至公之心也故君子居廟堂之時思堯舜其君而皞皞其民者或未達寧無耿耿於中乎處山林之時思堯舜其君而皞皞其民者固未達則亦寧無耿耿於中乎參知政事蘇公伯脩居真定古城之東其先世隱居讀書之地也至正六年秋公以奉使事畢去歸其鄉嘗憑高覽遠若有感于懷者於是因高為臺築土為固結欄於周構屋其上　年　月　日臺成因采晋處士陶元亮歸來辭中語扁名曰舒嘯焉或曰舒嘯者宣其悒鬱之氣也公仕於朝登館閣歷省臺典機要出則奉使宣撫廉察郡縣參佐行省可謂榮且顯矣其何以舒嘯其悒

謝者哉噫是未知公者歟夫公以儒者學業措之政事其立朝也垂紳正笏嘉謀讜論而思所以致君澤民者有其道矣時或不得盡行其志則其耿耿於中者寧不思登壹臺而舒嘯乎其在外也建節行部宣化鎮俗而思所以致君澤民者有其道矣時或不得盡行其志則其耿耿於中者寧不思登臺而舒嘯乎然則臺之築公之志也公之居在趙地也南望則滹沱之河滋水東注西望則廉頗李牧之故墟也山川如昔而草木之榮悴於春秋者曾不知其幾也而名迹之相傳或有不滿於當時者矣今公之登斯臺也以忠君愛物之心不忘於一舒一嘯之頃尚將援賢材

而利於國求善治而施於民樹名節於來今垂聲光於不朽則斯臺之名與實也將與宇宙相傳於無窮矣豈特廉李之云哉公之心蓋曰憂天下之憂者將已為已任樂天下之樂者以為吾君吾民之樂而不自以為樂焉此臺之所由築而舒嘯之所以名歟因書以為記至正己丑歲八月四日睢水宋德潤記



存復齋文集卷之二

存復齋文集卷之三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彥輝校正

雪獵賦 并序

至治二年春二月既望時雪初霽天子大蒐於柳林駕還幸龔安山命集賢大學士[illegible]忽都學士臣顏哥識從功德剌使臣三旦班[illegible]朱德潤圖而賦之因考撰經訓乾豆賓客充[illegible]三田之義謨儒雅詞麗藻可謂形容盡之至於假武備文之[illegible]略見於篇中皇元受命四海來格游獵之盛武備森然所以明

國家之制天備矣臣德潤謹援筆采圖成雪獵而并陳其賦曰

顓頊司存玄冥駕冬屏翳奮飈馮夷灑凍霜堅冰於沍澤之底霰急雪乎蒼冥之中迷竭六合飄飖太空混玄黃而暴白始胚腪於鴻濛忽焉山川不夜之境盎然草木長春之蘂化瑤瑰不琢之巧布珠琲於閬之工有自強者舊然而嗒曰天地既肅風雲已凉獵戮獮而畢祭士弓矢胡來張可以振威鷙於下而門武備於非常乃選車徒訓精礪剛腦瀟灑之不時出恒虔之高騶旌孫麾而騎集鞴布服飛鏘獵㴑鈴齋鐙錫鍩矛大棨鈎戟長槍禦騎戲莫邪干

將兵氣含輝偉列其旁於是雷師擂鼓山靈棒鞭王
良執御羿氏控絃封豕中機貪狼就斃縱離朱之明
睫步章亥之宏趾窮鏬擣穴絡野經原飲羽則飛將
視石調矢則由基號猿箭雙鵰於一鏃殪兩兕於弧
獫盧令令而狐踣狼跛威而駕顛至若鴻雁鵁鶄鶬
鸑鷟鸛鵰麈麋豣豝貉羊猚貆伯益之所未錄爾雅之
所未列飛走之屬并墜其前血頷其濡貫翎其聯數
實登載振旅告旋又何止易堂下之一牛窺管中之
一斑哉故相如奏獵於上林子雲校獵於甘泉以至
長楊五柞渭水黃山皆前人轍迹之所蹈文辭之所
傳得則為敬天順時之義失則有縱樂從禽之愆東

吳小臣浹江泝河過魯適燕瞻兩都京闕之巨麗揖
中州士子之多賢晉遂公子王孫之後塵而問諸
塞上之翁曰我聖朝神武之師常以虎賁之衆際八
埏而大圍驅獸蹄鳥跡之道為蒸民粒食之基燎大
田於既蟄入山林而不麋胎不殀夭巢不覆枝講春
蒐秋獮之舉臨夏苗冬狩之期效成湯祝網之三面
恩文王蒐田之以時所以豐稼而除害所以致敬而
受釐收其齒革羽毛咸工需於民用潔其犧牲腊脯
盛禮逾於賓儀論功賜服錫胙臨犨太常薦新於廟
祀太官供味於庖胹排䔩匕其膏脊饎篡殽其肉麋
蒲以元醴享以醇醨宰臣調其醎甘曾士和其雍熙

皇恩浹上溢施武事講武激壯烈乃四方鼓舞萬里
梯航邲八親梁無變射箭玄菟黑槍致禮其邦斥候
盡樂貢之道象香誅利納之方故久姑之人聞鐘鼓
管絃帶雖三尺之童僕挙食壺漿然後知曠百王天人
之盛事啓億萬年大元之方昌今聖天子勵精圖治
寬裕有容紹祖宗鴻熙之運體上帝好生之功將以
仁義為基道德為宗詩書禮樂為治政刑法度為公
正以銷㳂俊乂駕馭英雄則鳳凰鸑鷟不足以為貴
騶虞白澤不足以為祟豈特西旅之獒太宛之龍芝
房芝歌寶鼎白麟之誦蓋將息牧野之兕虎如
貔貅渭濱之非熊非羆聞一善以為訓明一藝無不

康國家有基命宥密君臣有同賀協恭齊生民仁壽之域邁太古淳厖之風臣愚顓蒙樸樕草萊陋質愧不足以潤色皇猷宣揚盛世裁前賢鋪繡之文鑄大經金石之字倣雅頌之作興表德澤之流洩他日庶幾河圖洛書龜龍負瑞先以寫臣方寸丹衷詣壽安獻賦之意

幽懷賦

肇姬封之鄉裔兮老睢陽之曾孫歷詮謨而函都兮踏邦畿之無垠茂品物之化育兮躋六合而俱春攬太古之象數兮齊民風而俗醇何世降兮謂其時兮欲猥而怵生兮寵尊而勢危物情睽而倘論廢兮

端行而政敎廚禮度踈兮豪滑僭兼并盛兮良民饑
饑寒迫兮廉恥喪苞苴行兮仕祿卑淫祀盛兮正直
塞游食多兮未技施我思古人兮邈其遠而觀所行
兮或放或持盡大智兮弗撥躬力行兮弗馳事尊榮
兮弗榮臨患難兮弗欺尚余心之無慊雖毀而何
疑豈矯世兮獨立俟同心而可爲嗟盛年之不偶撫
朱絃兮自悲倘效用之得所雖歿身其何辭秋風兮
木落遼遠道兮陸離耿幽懷之惓惓兮慕重華而致詞
顧皐夔之謨明兮歷廉斶而歌之

虞伯生先生題

沅湘圖辭爲峽子山太監作

姚甚好辭

掛扶桑之寥孑兮臨東方之啓明騁六驥於廣莫兮

豈備述之可量及前賢之方駕兮又何塞乎吾行慨
時俗之澆薄兮曷淳風之渾厖紛雞虫之得失兮孰
澄清之是遑耿予懷之邅邈兮寫秋風之沅湘為天
定之或存兮雖王傳其何傷倘鷦鷯之可辨兮猶俟
時乎吾將行信弛張之有道兮聊隨宜而倘佯

秋風辭為𣗥道傳待制賦

秋風颯颯兮鴻雁飛山空寥寥兮猿狖啼我所思兮
天一涯將其儀兮嫉其辭悵望兮及兮莫將歸蘭棹
桂槳兮江之湄歌楚曲兮慰所思白雲滿川兮佳人
忽來

有懷子山學士

青山盤盤兮白雲浩浩我所思兮在遠道荊榛交披兮易其時到白日忽往兮歸乎將老開槩槩兮刪遺文覽名氏兮思故人關山千里兮有懷莫陳欲往從之兮隔浮雲

秋日送譚道者北游

秋蘭之兮洲渚舟子游兮別墅放瑯琊兮觀舞游空同之天柱揖群仙兮遨翔身欲飛兮不明

招孝子辭并序

至正五年秋天台道士鄭君蒙泉来為予言四明人金子文之孝也事親能養事兄能弟一旦從父母命往着其舅同於廣南俾篤親親之義而舅氏亦念其

姊遠不克常會頗以息女事子文乃走一介通其殷勤仍致舅姑之禮於金文舅姑諸爲子文遂就婚於周氏春秋代謝今忽逾十年矣子文每思歸省而不獲命於父母於是晨昏定省之節惻然於懷霜草風木能無思乎能不歸乎嘗求以其友義倩僕作歌辭以招來之其辭曰

孝子歸來乎山川迢遙中路紆汎吾船兮脂吾車行人相踦征在途兮不歸兮親倚閭長河之水多鯨魚喬林啞啞返哺烏孝子念此兮歸來乎

孝子歸來乎嶺南道阻三千餘甥舅與戚脩心娛子別母久當何如晨風以衣露沾裾思衣兮食思哺

綵衣班斕置牀隅室家妥妥覲獨居明發不寐意踟
蹰孝子念此兮歸來乎

孝子歸乎來憶昔去時棣花開子行歸遲花幾回宜
男熊枕當時諸三年方免抱與携双親忍見白髮催
鶺原急難兄弟懷高堂羅幃銀燈焜風燭奄忽誰能
追孝子念此兮盍歸乎來

孝子歸乎來子昔去時母縫衣衣裳帶線易袍襟棄
孤蓬矢期男兒萬非功名様所依明當寸草答春暉
毛生奉檄人尚嗤曾參臂痛當馳歸廣南之山樹依
依桃梓葉猶鶵鵲啼回望白雲杳孤飛孝子念此兮
盍歸乎來

有美人寄李濂之員外

有美人兮寓於淇水蘭舟兮芰荷衣新兼禽兮將志
挽濯滄浪兮誰是非

思君子為王能學治書賦

山穹窿兮摩天水泗洑兮流湍一泓一咏兮魚定鳶
審物理之自然思君子兮路綿綿忽踏之以在前

至正甲申冬推官馮仕可惠以亂賴機傳人作儀
賦之蓋譯語謂重釀酒也辭以末學荒蕪挹辭

弟精承教再四勉擬古人餘韻而為之賦曰

崆峒山人嘗讀書閉門窮冬適局朔風羞民閉戶志
熱袖手不溫錐尸牖之墐塞方霰霰之飛翻若穴居

而出蟄徒兀坐以鵠竴悵然懷友隱几忘言俄而蔌
蔌葱葱起閽童子剥剥啄啄衡門誰啓乃有麴生之
流駢肩累足接迹而至揖予而前曰子何瘁色之如
是耶衣不寒乎食無飢乎衣食粗足思慮何居得非
天氣之栗烈感觱發之觱呼生與儕輩詵爵奠斝提壺
挈觴汲甕底之新篘沸醅餘之宿嘗法酒人之佳製
造重釀之良方名曰軋賴桃而色如酎貯以札索麻
而氣幟香畀洞庭之黃柑陋列肆之瓜葍笑灰滓之
采石薄泥封之東陽覩其釀器扃鑰之械酒候溫涼
之殊甑一器而兩圈鐺外環而中窪中實以酒仍械
合之無餘少焉火熾既盛鼎沸為湯包混沌於鬱蒸

鼓元氣於中夾薰陶漸漬凝結為煬滃渤若雲蒸而
雨洗霏微如霧駢而露瀼中渥既竭於連爐頂溜咸
濡於四旁乃瀉之以金盤盛之以瑤樽開醴筵而命
友醉山頹之玉人但見酡顏眩耀餘嗽淋漓亂我籩
豆屢舞僛僛麴生撇影撫掌笑歌欺側勸我飲醇若
有德色謂日費萬錢或時飲一石眠長安酒家之市
倒黄公舊壚之側若斯之勸酒奚無益僕謝曰誠不
敏每有古語予試聽旃昔儀狄肇醞大禹疏焉酣歌
恒舞伊訓是宣羲和緬淫而時日廢慶封易內而國
朝遷陽豎獻飲而子反去楚灌夫使酒而徙相於燕
政亡人節之以酬酢戒之以誥誓避酒禍於將萌飲

終日而不醉賓主百拜一獻而始三爵爲燕享之誠九獻乃上公之禮觴稜兕觥設于賓筵玉瓚黃流薦之廟祀豈予庶賤飲不知止倘罹騎謡君子所耻予雖勸飲吾弟爲吳趨生復蹙頞而謂曰噫當今之盛礼莫盛於軌賴機盖達官之所薦豪家之所施予居隘陋曾不之知山人喟然而咲曰子知今日之所尚風俗之所推亦管見於一班猶究聚之醽雜子不遐弃重爲言之迺袥之秋猷以文藝見召隨天使而北轅曾待命於公車屢承宣於禁垣閒宿衛之遺老談中統之初年巍巍乎世皇徳之表眙昭乎聖謨貽厥之傳謂飯手毋棄其髓髀酒淹莫漬於衣襢五齊

以饗宗廟三酒以祀昊天光祿監六村之劑宣徽進
五方之鮮鬻與歲幸於開平醴皂時頒於太官盛錫
讌於群臣講賓酬於內園太常列朝儀於班席御史
肅朝會而糾愆鳴臚傳而杯舉節樂應而絲辭既醉
既飽弗譁弗喧于以示大昊元酒之質朴于以見調
元生物之甄陶稟神化於一匜降德澤於九霄饋玉
漿於昭者賜三餔於光饔穄米朝酮發西涼之馬乳
鵾夷屬車載大宛之葡萄玉門有保障之酒泉鐵堠
有金山之羊羔初連有和酪之冰膏玄菟有濁醠之
秔醪白墳有宿熟之魯醞黑貕有顯漿之椰觴湊
兩都恩沾四郊臨辟雍而養耆老誠淳風而化澆漓

措天下於泰和之域澤生民於仁義之膏又豈特羨陏人之玉薤責楚貢之包茅也哉於是麴生之孫聞吾言逡巡再拜踆偶傴衣進退有札羞前之為將奔壺觴於糟丘之澤揮盞斝於牛飲之池謂寧歎於扼腕毋終酣於噬臍僕曉之曰酒者元醴天之甘祿時和歲豐家給人足麴櫱以時湛熾潔熟以之享神神降之福以之祈年年登五穀劬酒斯享親戚用睦吾試與子札飲是爲肴核具陳盃盤新沭問答未已春陽煜煜箋吾賦於桀几記匏尊之相属

天明辭寄孔顏子中都事

閶闔啓兮天明八區謐兮萬彙成子午循環兮中氣

清嗟人心兮皎獨靈及論義午兮結情誰理維綱常兮為道之軌淳俗夸靡兮純朴散徙混沌鑿兮約語驚世安得羽翰兮橫際天登泰階兮超紫垣揖各鄰兮礼樂先黼黻袞衣裳開乾乾

盧對耳秋山圖

皎皎白駒兮於空谷負笈携書兮人如玉路長漫漫兮紛草木天步艱難兮遲我躅安得軒車兮斿[illegible]躡千里兮信宿

挽馮侍御

登高原而悵望兮瞻喬木於紅城謂耆德之方茂兮[illegible]將締年而百齡奚巫陽之下招兮返帝閽之[illegible]

言邦之羣彥兮俾何從乎老臣昔公周流四方兮[illegible]
迷路之險乎樂林泉而棲遲兮[illegible]棋而忘形[illegible]
與之不再兮揭丹旌於鄗亭[illegible]遠兮親戚驚九原
隊兮閟泉石慘物交兮鳥悲鳴嚶嚶孝子兮心煢煢

山陽招隱辭為邑吉甫助教賦

有義人兮山之陽芰荷衣兮芙蓉裳抱脩能與嬋節
兮顏俟特乎將行何藎葹之雜沓兮欲蔽義乎蘭芳
山之陽々連林重岡嶢嵲礧磈兮巑嵃嶢將石瀨兮
珊珊雲容兮英英潛蛟躍淵蹲尾兮深不可量赤豹
文狸兮左騰右驤義人歸來兮山中不可久留兮盍
將返乎吾鄉

答招隱

山之陽兮蘭茝秀泉甘土肥兮稼穡香食耕釣兮衣蠶桑隨所適兮將何望高門列戟兮公侯之防深宮網戶兮室家之光秦箏齊縷兮綺紈之常蛾眉曼睩兮巧笑之嚴吳歈蔡謳兮雅音之傷炮羔烝粹兮鼎食之良美人兮忍余霞佩兮顑頷吾不能以此易彼兮惟山之陽

黃鵠歌悼亡妻

黃鵠高飛兮番失其慈托異巢而匹偶兮引雛以棲忽飄風之不落兮驚故林之傾欹哀命之不恒兮殞其故雌幸故人之來招兮渺千里而懷歸何愉人之

謙游兮從易其辭豈無良媒兮念黃口之無依黃鵠之歌兮悲聞之

又

黃鵠歸來兮逍遙遊江海兮歷山樹盼鄉家兮路迢迢思反哺兮傷哉巢世路險艱兮荊棒交讒人構我兮使我心切念慈親兮裂情抱昔託我所兮今棄我納嵗將晏兮百草焦玄雲合兮雨風飄月星晦兮鴟呼兒孺思兒孫兮匪昏匪朝黃鵠之歌兮孰知其聊

南山招隱辭寄王君實左丞

有美人兮南山之南紫霞衣兮白霓裾步蘭皐兮道遥來芳洲兮宜男生好脩而淑美兮情肅穆而守謙

衆增妬而嫉賢兮何靈瑣之不械帝豹九關兮嶒崢嶄巖騏驥騤騤兮淵泉滴瀧深不可測兮高不可衆寒多蝮兮若多蚺蟒啾啾兮鳥啼南岡旋繞垣兮居處孰堪躋不可默兮躁不可試吁帝閽而路杳兮老將徠兮鼓騑義人義人歸來兮南山不可以久淹

答招隱寄元顏子中都司

鳳凰鳴兮高岡梧桐生兮朝陽時將逝兮清明哉戢鸑鷟兮濟濟於衆兮旌章兼羅罝兮招我兮山之隅薇可依兮山可居採可養兮志可[illegible]唐堯垂拱兮皐夔謨謨迪[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疏歟

棹歌

雲溶溶兮山崦屋渠渠兮林隈悵懷君兮何所倚闌
梓兮徘徊

遊朱方賦

丁亥之冬僑寓朱方客有談江山之勝約予重遊焉
於是攜酒肴挹衣躡屩縱步山城之下殘雪既消寒
煙弄晴長江浩瀚海門東傾西連建業北眺廣陵碧
樹參差嵐光相縈浮玉峙於中流焦昇屹其稜層甘
露構而多景希華陽逸而瘞鶴銘山橫北固水潔中
泠西津喧兮帰渡晚瓜步隔兮風帆輕汨雲濤之千
頃寔可壯遊觀而濯襟纓客曰子方登高而望遠蕩
瀟洒之心胸獨不知南徐之舊鎮歷六代而設封晉

宗則表其天限蔡陳則矜其地雄梁則金甌無缺吳則鐵甕城空郡實浙西之障山為江左之衝近有虎跑之泉遠有鶴栖之峰京峴高兮龍目並曲阿下而練湖滚黄鵠旋西白兔馳東杜鵑開而鶴林仙去狼石臥而諸臣算同崇丘昇兮五州見圻港埭兮千艘通碧瓦鱗次朱樓翠重其陽則阡陌之饒其陰則巖岳之叢包吳越而帶楚尾引淮泗而泝汴中兹豈非京口之壯觀而為南郡之所崇哉余謂客曰子既已愁兹境之盛曾未饜於吾心蓋山川非人不勝郡望憐前賢之登臨余既與子觀江泝瀕知海納盡亦思往古而評來今昔也江表為鎮為牧轉運節度刺史

都督世代旋移幾千萬人之相繼晉則謝玄桓冲唐

則韓滉德裕旌旗於江皐猿狖沒於津渡辯士謀

臣歌姬舞女蝸[illegible][illegible]蠅鑽蟻聚莫不樂其功賞卒

榮前度偉言論[illegible][illegible]騁英豪於茲土矣觀其踴躍

功名際遇風雲凌[illegible]山川指麾民人恍千古如一日

追陳跡而無存慨江流之如昨情百感而難陳吾方

與子攬江山之勝槩瀕漁樵之洲島渺天地之一身

若鷟塵之棲草嗟既往之難留思無窮之奚了於是

挹林風而振長袂坐盤石而飲清流知天命之已定

與造物而同遊任去來之自得復遑遑兮何求

閶闔啟兮拜颸以逆譯兮蕭騷悵思君兮無聊采蕙帶兮臨朝紉蘭兮盈懷綠花兮紫臺時不可以再來折芳蘂兮徘徊

濯滄浪

塵襟煩兮欲濯滄浪去滄浪水深不可渡風高浪翻潛蛟怒欲撥芳兮君之感芳蘂盈懷兮君不我顧白雲渺渺兮來時路青山白屋兮我安所處

[illegible]卷之三